



# On the Errors in the Works of Balzac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Yang De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China

**Email address:**

yangdeyu@nbu.edu.cn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Deyu. On the Errors in the Works of Balzac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 No. 1, 2019, pp. 13-17.

**Received:** December 26, 2018; **Accepted:** January 29, 2019; **Published:** March 28, 2019

**Abstract:** Balzac's works are numerous, of which it can hardly be avoided that there are errors and omission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translation, there is misuse of words and marks of quotes, stop, question, semicolon and solid dots etc. mistranslation of kinship terms and gender pronouns and proofreading negligence. In introduction, some details is not accurate and worthy of further improvement. These errors, some is because of not fully grasp the content, others is due to the urgent translation time, translators extremely tired and some is because of the passage of time, the old transl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need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hoping to promote translation work to further improve.

**Keywords:** Balzac, Work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Error

---

## 巴尔扎克作品汉语译介上的错误

杨德煜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宁波, 中国

**邮箱**

yangdeyu@nbu.edu.cn

**摘要:** 巴尔扎克的作品数量众多, 在中国翻译和介绍方面存在一些错误和疏忽之处在所难免。就翻译方面来说, 有生造词汇和字词的误用, 引号、顿号、问号、分号、句号和实心圆点等标点符号的误用, 亲属称呼的误译和性别代词的错译以及校对的疏忽等问题, 在介绍方面也有尚欠精准而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这些错误的产生, 有的是因为对内容没有完全把握所致, 有的则是由于翻译时间紧迫而产生的, 还有的是因为时过境迁, 旧有的翻译应根据现代的需要作出调整, 本文指出这些错误的具体表现, 并不是为了求全责备, 而是希望能够促使译介工作臻于完美。

**关键词:** 巴尔扎克, 作品, 译介, 错误

---

### 1. 前言

巴尔扎克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要归功于翻译家们艰苦卓绝的努力, 巴尔扎克全集的翻译工作1984年启动, 耗时十二至十五年, 翻译家们的付出远非“辛苦”二字可以言表。

为了使这项工作锦上添花, 我这里探讨一下巴尔扎克作品汉语译介上应该进一步完善之处。

## 2. 字词的误用

有的翻译属于生造词汇。如在《贝阿特丽克丝》中，“添油加醋”在两处都被译成了“加油添酱”。[1]117、134也许这属于地方性用法，但“加油”在汉语中另有它意。更多的翻译是字词误用。如在《贝阿特丽克丝》中，“柱着一把小阳伞”[1]159中的“柱”该是“拄”；“这其间”[1]171，应译成“其间”或“这期间”，“其”已经包含了“这”的意思，而“期”则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俄狄甫斯”[1]209应译作“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杀父娶母之人，而“俄耳甫斯”则是一位传说中的歌乐能手，俄耳甫斯教的创始人。在《朗热公爵夫人》中，“更将纱巾的每一褶绉衬托得色调更加鲜艳。”[2]229应去掉第一个“更”字。同样，在杂文《耶稣会士不偏不倚的历史》中，“最谎话连篇的报告，最夸大其辞的说法，交到克雷芒十四世教皇手里。”[3]68这里的“夸大其辞”应译作“夸大其词”。在杂文《老实人指南》中，“任何一个年轻人，二十岁时，就已经像一位年老的预审法官一样狡猾。”[4]107这里的“狡猾”应是“狡滑”。在杂文《一个好主意在官场的遭遇》中，“这些冰块顺流而下，互相撞击，往回浮动，偏离自己的航道，时而往左飘，时而往右飘，……”[5]289这里的“飘”应该是“漂”，因为冰块是不可能在空中飘的。在《拜耳（贝尔）先生研究》中，“学究们更喜欢塔奥，其实他一天比一天声望低。”[6]325这里的“塔奥”应是“塔叟”之误，又译“塔索”，是意大利叙事诗人。在《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中，“他以董事身分进入专区区长的府邸，以资本家的身分去拜访银行家、以虔诚的教友和君主制拥戴者面目出入保王党的门庭、以布尔乔亚的身分和布尔乔亚相交。”[7]10这里的“身分”都应该翻译成“身份”。此外，这里的顿号都该改成逗号，标点符号的问题接下来探讨。

## 3. 标点符号的误用

在翻译工作中，要应付的主要是文字，标点符号属于细微之处，但正是这些细微之处容易出错。

首先是引号的误用。如在《贝阿特丽克丝》中，“他站起身来[1]255，这是在描述人物的动作，不是人物的对话，前面不该加引号。同理，还要写点什么。”[1]298这里应该没有后引号。在《三十岁的女人》中，“河谷的洪流”[8]525是公证人说话的内容，这里该用单引号，而不是双引号。同样，在《三十岁的女人》中，现在波旁王室”[8]428前面缺一个前双引号。在杂文《法国人自画像》中，“……漫画证明一切均在一切之中。”[9]60这里句号后面用了下前引号，而该是上后引号。在《贝尔先生研究》中，“……只有性命”……”[10]208，其中的后单引号该是逗号。在杂文《公务员生理学》中，“……结果蚀了本钱”，[11]441这里“本钱”后面不该是上单引号，而该是逗号。引号的错误也可能出现在注释中，如在杂文《巴黎商店招牌评论及轶事小辞典》中：“弗丽讷，……‘高级妓女’的代名词。”[12]297这里“高级妓女”后面该用上引号，却用了后下引号。

其次是顿号的误用。在《三十岁的女人》中，“这些小鸟好似用红宝石、蓝宝石、和金子做成的。”[8]571“和”

前面的顿号应该去掉。在《小市民》中，巴尔扎克写到了蒂利埃家宴请客人的食物：“这道菜汤四周确实还摆着四只镀银已经剥落的暖锅，在这个所谓候选人宴会上，所谓的菜肴也不过是两只橄榄烧鸭、对面放着一只颇大的肉馅饼、还有一条鞑靼鳗鱼和一盆菊苣作底的炭烤小牛肉片相互呼应。第二道菜的主菜，是一只雍容华贵的、肚子里塞满栗子的烤鸭、一盘点缀着红萝卜片的野苣生菜对面放着几罐搅奶油、一盘糖渍蔓青与一盘通心粉相互呼应。”[13]189-190这里的五个顿号除了第三个外都该改成逗号。《小市民》中关于毕西沃的描写：“他……什么也不尊重，什么也不相信，法兰西、上帝、艺术、希腊人、土耳其人、养老院、以至君主政权，一概不在话下。……尽管他同约瑟夫·勃里杜是总角之交，他还是撇下他去从事画漫画、封面画、以及书刊插图。”[13]530-531其中“养老院”和“封面画”后面的顿号都该去掉。在《德拉尚特里夫人》中，“戈德弗鲁瓦却愤愤不平、想要一鸣惊人。”[14]294这里的顿号该改为逗号。在《幽谷百合》中，“一处是卡西纳、另一处叫雷托里埃尔。”[15]370这里的顿号该是逗号。相反的情况，是该用顿号的地方却用了其它符号。在杂文《无业游民与昂盖朗·德·马里尼》中，“一见这个无法无天、没有信仰，没有心肝的人，人群顿时鸦雀无声，个个发抖，本能地猜到此人将长期地当他们的主人。”[16]264这里“没有信仰”后面不该是逗号，而该是顿号；“一旦关系到精神财宝，国家就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手了。”[16]270这里“没有耳朵”后面该是顿号。

再次是问号的误用。《十三人故事》序中，“现在来说说，什么是建筑行会？”[17]8这里的问号该用句号。在《外省的诗神》中，“噢！我的宝贝，”她大叫起来，“你没看我的信么！”[18]209这里不管巴尔扎克的原文是怎样的，在汉语里用问号加感叹号更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一些。达文《哲学研究》导言中，“难道不是‘思想杀害了思想家吗？’”[19]197这里后一个问号该是后引号。在杂文《国际政治述评》中，“在杜伊勒里宫内阁秘而不宣的愿望和它表面的行动之间不是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吗；……国家是不会在二十五年间改邪归正的。”[20]422这里“矛盾吗”后面该是问号。

之后是分号的误用。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巴尔扎克写到：“今天我们照今天的市价买进地产；两年以后，行情不同了，跟公债一样。”[21]19这里“地产”后面的分号严格地说该是逗号。在《乡村教士》中，“以往诡辩家只与少数人讲话，如今他们借助报纸期刊把整个民族引入歧途，”治安法官嚷道；“而推崇理性的报纸却得不到反响！”[22]199-200这里“嚷道”后面的分号该是逗号。在《幽谷百合》中，“格陵兰人会死在意大利的！我在您的身边；心情又平静又幸福。”[15](385-386)这里的分号该是逗号。在杂文《论巴黎报界》中，“……三个亚种：1.预言家：2.怀疑派；3.狂热信徒。”[23]515这里“预言家”后面该是分号，而不是冒号。

接下来是句号的误用。在《老姑娘》中，“自一八三〇年起，这个人就当了税务局长。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他依靠与……的关系。他弄到了八万利勿尔的固定收入。”[24]446这里“关系”后面的句号该改为逗号。在《舒昂党人》中，“在德·韦纳伊小姐目前的心境中，外国生活

对她而言。带上了幻影的情调。”[25]134这里“而言”后面的句号应该改成逗号。在戏剧《家事学堂》中，“阿德里安娜夫人，这样一件大事，您就不等热拉尔先生回来再作决定。”[26]667这里的句号该是问号。在杂文《对大臣们的颂扬及其遗体向先贤祠地下墓室的移送》中，“巴尔扎克对七月王朝立宪政府的绝望。在本文中得富于独创性的表达，一八三一年十月六日发表于《漫画》周刊，署名阿尔弗雷德·库德赫。”[27]674这里“绝望”后面的句号该是逗号。

最后是实心圆点的误用。《大卫·赛夏(发明家的苦难)》——《幻灭》第三部初版序中，“巴黎宛如一座迷人的城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拼命朝它冲去。……拉斯蒂涅·罗斯多、……把这些人物所走的道路、所抱的志向和各自的成就拿来作一番比较，就会了解近三十年青年一代的悲剧史了。”[28]174这里“拉斯蒂涅”后面的圆点该是顿号，把两个人物分开。还有相反的情况，就是该用圆点的时候却用了别的符号。在戏剧《投机商》中，“德，拉布里夫还是先生说得对，……”[29]570这里“德”后面应是个圆点，而不该是逗号。

#### 4. 称呼的误用

首先是亲属称呼的误用。虽然在很多国家侄子和外甥，姑姑和姨、舅母，叔叔和舅舅、姑父、姨父都用相同的词，但在中国还是有明确区分的，它们分别代表男方和女方的亲戚。在《贝阿特丽克丝》中，“外甥女”错译成了“侄女”[1]123，之前曾正确地翻译成“外甥女”[1]44，这毕竟是德·庞—奥埃尔小姐妹妹家的孩子。在《三十岁的女人》中朱丽的姨母在各处都被翻译成了“姑母”。在《小市民》中，皮(毕)安训应是包比诺法官的外甥，这里错译成了侄子：“上次推举他的后任时，他的侄子，……”[13]174艾珉、刘勇在《小市民》题解中提到了拉布的续篇，称其中泰奥多兹最后“不得不娶了自己神经失常的表妹，这段婚姻倒使可怜的表妹恢复了理智。”[30]523这里的“表妹”应是“堂妹”，因她是泰奥多兹大伯的女儿，也姓拉佩拉德。这就像在根据汴之琳的《哈姆雷特》译本改编的电影中，提拔尔特称凯普莱特为舅舅听起来就非常别扭，因为他本应称他为姑父，提拔尔特是凯普莱特夫人的侄子。

与此类似的中外不同称呼的混淆之处还有《外省的诗神》中，“神甫”错译成了“方丈”[18]103。

有的是性别错译。如在《小市民》中，菲利翁太太说：“她母亲如果还健在，一定会为这样一个儿子感到自豪。”[13]188这里的“她”应是“他”。同理，在《三十岁的女人》中，朱丽恨女儿爱伦娜不是亚瑟的，于是她说到：“爱伦娜不是他的!……我可怜的小爱伦娜是他父亲的孩子，义务的产儿，偶然的产物。”[8]483这里的“他父亲”应该是“她父亲”。关于性别的疏忽也可能发生在注释中。《三十岁的女人》的注释指出：“文中没有具体说明朱丽父亲的死日和她的婚期。从下文朱丽回答姨母的问题来看，可推算到一八一三年四月，这是违背他父亲意志的婚姻，因此她好象(像)是在父亲死前举行的婚礼。”[8]414这里的“他父亲”应是“她父亲”。

有的则是角色混淆。在杂文《贝尔先生研究》中，“于是她向他建议，供养他的妻子和子女……”[10]207这里的“妻子”该是“情妇”。在戏剧《投机商》中，“麦卡代您女儿女婿、您妻子，还有您，先生，我们就工作吧!……离开这种尔虞我诈的环境，离开这种再也唬不了人的虚假奢华吧。……”[29]615这里说话的该是麦卡代夫人，而不是麦卡代。

#### 5. 情节内容上的错误

由于巴尔扎克作品数量众多，情节内容上的译介错误也在所难免。如《外省的诗神》中说：“这位新伯爵(指德·拉博德赖先生)遇到了老绍利厄公爵。这老公爵原是他的一个债主，……”[18]262这里的“债主”应是“债务人”。在《乡村教士》中法拉贝什说：“……如果有六个坏蛋高兴造反，我们就有被枪毙或遭机枪扫射的可能。”[22]163怀疑译错了，当时不该有机枪，应该是排枪扫射。关于达文所写的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的注释中“得维尔”[31]211的译法，应与正文统一，“得”该是“德”。在戏剧《家事学堂》中，“杜瓦尔……(把杜瓦尔拉到一旁)怎么，也许您走得太远了吧?”[26](662)这里的括号中应该是把罗伯洛拉到一旁。

在杂文《美食生理学》中，“本文于一八三〇年八月至十月在《侧影》周刊连载，巴尔扎克宣称他将先后研究贪食者等十种人，实际只研究了食量大者和老饕(贪食者)两种。”[32]109而从正文中可以看到，一直到第113页，作者先论老饕，后论大食量，那么这部分的标题就应该是“老饕与大食量”，而不该是“大食量与老饕”。

作品的注释中也有出现生僻译法或与常规说法不符之处。在《贝阿特丽克丝》的注释中，“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美少年，他只爱自己，对爱神的追求无动于衷。爱神阿佛罗狄忒于是惩罚他，使他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落水淹死。”[1]128这里的“那喀索斯”惯译成“纳西索斯”，他的故事有各种说法，独不见爱神爱上了他这种说法，这很可能是注者想当然所致。此外，他最后落水淹死这种说法也很可疑，一般认为他是憔悴而死。在《初入教门》的注释中，“拉奥孔，希腊神话中特洛亚城的祭司，因曾警告特洛亚人提防木马计，触怒雅典娜，遣两条巨蟒将他与两个儿子缠死。”[33]459拉奥孔是在要发出警告的时候被赫拉或阿波罗派巨蟒将他与两个儿子缠死的，在特洛伊传说中，并没有雅典娜派出巨蟒缠死拉奥孔父子三人之说。雅典娜是帕里斯裁判金苹果的时候得罪的，所以她在战争中一直站在希腊人一方，阿波罗本是站在特洛伊一方的，最后看到大局已定，居然叛变了。在《朗热公爵夫人》的注释中，“追求珀涅罗珀的人不计其数。她声称，要等她织完她公公的裹尸布以后再作答复，实际上每晚将白日所织拆掉。”[2]233求婚者的数目有两种说法，一百零八位或一百二十九位，而不是“不计其数”；通常说法是“坎肩”，而不是“裹尸布”。

有的注释没有与正文密切配合。《贝阿特丽克丝》的注释中指明福克斯是卡利斯特的猎犬名，[1]172而文中接

下来声明卡米叶“将自己比作卡利斯特最优秀的猎兔犬”就使注释成了多余。

艾珉、刘勇在题解中称《小市民》的构思“几乎是莫里哀的《伪君子》的翻版。一个披着民主、博爱和宗教虔诚外衣的伪善人，因垂涎一笔丰厚的嫁妆而打入一个小市民家庭，小市民的无知和虚荣使这个家庭的几个主要成员都成为受骗上当的奥尔恭。”[30]523而从下文可以看到，泰奥多兹不只垂涎“一笔丰厚的嫁妆”，他觊觎的应该是蒂利翁的全部财产，因莫黛斯特是这个家庭的唯一的继承人。

有的作品是不是该归入巴尔扎克名下，还需要进一步认真甄别。关于《老实人指南》的作者到底是谁，根据文中资料可以知道，第一版、第二版均为佚名，从第三版始，作者名为荷拉斯·雷松。荷拉斯是“巴尔扎克之友，曾写过多部幽默之极的‘指南’，A.杜塔克及洛旺儒认为很可能巴尔扎克参与了《老实人指南》的创作。巴尔扎克逝世后出版其著作的出版家则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他们在一八五四年又出了《老实人指南》新版，题目为《德·巴尔扎克：老实人指南》，……在第一页上有一个小注，不引人注意地提到荷拉斯·雷松参加创作：‘巴尔扎克的这部作品系与荷拉斯·雷松先生合作完成。’……”[4]104-105这里明显地是出版商在利用死者的名声赚钱，荷拉斯才该是主要作者。

## 6. 校对上的疏忽

由于巴尔扎克全集的译介工作耗时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期，到最后翻译家们都陷入了异常疲劳状态，有的印刷错误没有被校对出来也情有可原。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一些错误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在《外省的诗神》一九八七年版中，“你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过誓，那里面没有人！”其中“过誓”应是“起过誓”。好在一九九七年的版本加上了“起”字。[8]137在《老姑娘》中，“道德败坏”[24]388应是“道德败坏”。在《小市民》中，“事情这样的：这位可敬而善良的人从来未能满足自己的爱好。”[13]122“事情”与“这样”中间应该加个“是”。《小市民》中又写到：“主教和几位要人得悉这女子生活如此高洁不彰，行善如此频繁不辍，称她为虔心诚意之花，美德芬芳四溢(应是溢)的香堇。”[13]41这里的“芬芳四溢”应是“芬芳溢”。在达文《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中，“要在《舒昂党人》中勾画出德·韦纳伊小组的面庞，也要在《高老头》中勾勒出米旭诺的面孔。”[34]294这里的“小组”该是“小姐”。在同一篇论文中，达文写到：“……和有关细致的描写，竟然就发生了关于居住者的性格的启示性光明，他们的感情、他们的主要利益，一言以蔽之，他们全部的生活。”[31]224这里的“有关细致”该是“有关细节”。

### 六、随着时代变化而需要改变的译法

时代在不断地发展，词汇的含义在新的时代会发生变化，所以有的译法需要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所有旧译中表示比喻的“象”都该改为“像”，副词的标志“的”都该改为“地”。还有，在傅雷译《高老头》中，“七个同居的人”和“大学生招呼了同居”，[35]222、223这种译法现在容易造成歧义，现在的“同居”多指男女没有结婚而居住在一起。

总之，巴尔扎克是个世界级的大家，但关于他的作品在中国还属于小众，译介工作的进一步完善还需大家的更为精密的查漏补缺，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指望迎来一个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研究高潮。

## 参考文献

- [1] 巴尔扎克.贝阿特丽克丝[A].人间喜剧第四卷[M].张裕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2] 巴尔扎克.朗热公爵夫人[A].人间喜剧第十卷[M].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3] 巴尔扎克.耶稣会会士不偏不倚的历史[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七卷[M].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4] 巴尔扎克.老实人指南[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七卷[M].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5] 巴尔扎克.一个好主意在官场的遭遇[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九卷[M].陆秉慧,刘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6] 巴尔扎克.拜耳先生研究[A].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M].李健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7] 巴尔扎克.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A].人间喜剧第八卷[M].刘恒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8] 巴尔扎克.三十岁的女人[A].人间喜剧第四卷[M].沈志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9] 巴尔扎克.法国人自画像[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八卷[M].王文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0] 巴尔扎克.贝尔先生研究[A].巴尔扎克全集第三十卷[M].罗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1] 巴尔扎克.公务员生理学[A].巴尔扎克全集第三十卷[M].何友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2] 巴尔扎克.巴黎商店招牌评论及轶事小辞典[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七卷[M].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3] 巴尔扎克.小市民[A].人间喜剧第十五卷[M].何友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4] 巴尔扎克.德·拉尚特里夫人[A].人间喜剧第十五卷[M].何友齐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5] 巴尔扎克.幽谷百合[A].人间喜剧第十九卷[M].李泽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6] 巴尔扎克.无业游民与昂盖朗·德·马里尼[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九卷[M].陆秉慧,刘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17] 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序[A].人间喜剧第十卷[M].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8] 巴尔扎克.外省的诗神[A].人间喜剧第八卷[M].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19] 达文.哲学研究导言[A].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M].柳鸣九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20] 巴尔扎克.国际政治述评[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九卷[M].陆秉慧,刘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1] 巴尔扎克.赛查·皮罗托盛衰记[A].人间喜剧第十一卷[M].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22] 巴尔扎克.乡村教士[A].人间喜剧第十九卷[M].王文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23] 巴尔扎克.论巴黎报界[A].巴尔扎克全集第三十卷[M].蔡鸿滨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4] 巴尔扎克.老姑娘[A].人间喜剧第八卷[M].袁树仁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25] 巴尔扎克.舒昂党人[A].人间喜剧第十七卷[M].罗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26] 巴尔扎克.家事学堂[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六卷[M].李泽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7] 巴尔扎克.对大臣们的颂扬及其遗体向先贤祠地下墓室的移送[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八卷[M].王文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28] 巴尔扎克.大卫·赛夏(发明家的苦难)——幻灭第三部初版序[A].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M].程代熙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29] 巴尔扎克.投机商[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六卷[M].李泽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30] 艾珉、刘勇.小市民题解[A].人间喜剧第十五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31] 达文.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A].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M].刘若端、聿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 [32] 巴尔扎克.美食生理学[A].巴尔扎克全集第二十八卷[M].王文融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 [33] 巴尔扎克.初入教门[A].人间喜剧第十五卷[M].何友齐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34] 达文.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A].人间喜剧第二十四卷[M].袁树仁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 [35] 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M].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作者简介



**杨德焜**, 男, 内蒙古呼伦贝尔人, 1968年生, 上海师范大学04届世界文学博士, 副教授。